

寒風颯颯，眼前一片虛渺煙霧。

這是一座久無人煙的廢墟，蕭瑟的廢墟中央站了一名女子，五官清秀的她紮著簡單的馬尾，一身簡單的白色道袍隨風飄動。

她腳邊有一塊巨大的焦炭，在咔喳咔喳的聲響中被她的鞋底踩成粉末。

幾乎同時，在她身後也傳來「啪滋」的枯枝斷裂聲響。

「小鬼，想找食物記得擦亮雙眼。」她聽見生物靠近的聲音，不疾不徐的抬頭，唇角彎彎，笑容甚是悠哉，沒半點緊張感。

原本打算偷襲的傢伙露出了野獸的獠牙，蟄伏在倒塌的水泥牆後。無止境的飢餓已經將牠的雙眼逼紅，牠抵著牆面的指尖勾出了銳利長爪，如切豆腐般地輕易陷入水泥磚牆。

鄆一曼身子略蹲，擺出應對架式。

枯瘦的人形野獸這才知曉對方已發現牠，猛地朝站在廢墟中央的獵物撲來，卻在碰到她之前倏地停下。

一道憑空打來的白光貼上了牠的身，凶惡的攻勢硬生生被止住，僵直身軀動彈不得，隨後又幾道符光貼上，薄薄的符轟地化成烈火，剎那間攻擊未果的野獸直接化成了焦炭，在窈窕的身影前倒下。

「哎呀，又一萬塊。」在確認地上已成了焦黑的物體無法再動彈後，鄆一曼走過去，拿刀朝牠原本心臟的部位一刺，戳出一塊黑炭，丟進掛在腰間的小袋子。

今天收入不錯，腰上已有五個鼓脹小袋，收穫頗豐，她心情甚好地眉開眼笑，將戰利品牢牢束好。離開聖山真是明確的決定，兩年過去，鄆一曼越活越爽快，沒錢上工，有錢休假，不必早晚課，沒有死要錢的長老跟在她身後挖她口袋，自主逍遙，真是人間天堂！

收拾好一切、正打算打道回府的她，忽地聽見身後又傳來微弱的「啪滋」聲。

鄆一曼立即回身。

「又一隻。」秀氣的眉毛顯得不悅地攏了攏。「這地方是怎麼回事？」

有錢賺是不錯，但這廢墟的掃蕩顯然很不確實。

這塊 S-503ZAS 廢墟被政府軍列為綠色警戒區，普通獵人登記即可進入，但要是普通人進入，遇上這種密度及數量的殭屍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看來這趟回去後得去警局申報重新鑑定危險等級。

在她心裡盤算的同時，那個自動送上門的傢伙正拖著看似沉重的步伐朝她緩步靠近。

一萬塊自動送上門，不賺白不賺。她看見那雙泛紅的眼，嘴角勾出笑容，隨著牠的移動進入備戰狀態。

「咦？」下一秒瞇眼細看，鄆一曼這才發現了這隻和剛才那傢伙明顯不同。

牠披頭散髮，和其他殭屍同樣髒亂狼狽，但是牠的身體卻不像大部分殭屍空虛枯瘦，而是飽滿的，紮實的，顯得十分有分量。

她忍不住看了眼牠垂吊在雙腿間、破爛衣料遮不住的某器官。

真的很完整……獵殭屍獵了那麼多年，這隻算是外觀完好的前幾名了吧？她分神回想過去遇過的獵物與前面這隻比較，但獵過的殭屍太多，掃過的畫面也不過秒間，回想起來實在模糊。

很快地她便拉回注意力，這傢伙的外觀完不完整不是重點，光看牠身上一堆深淺不一的色塊，便可證明這傢伙不是吃素的。那是乾涸的血液，有幾處並不算舊，殭屍沒有血液，這些全是牠的戰果，她可不想貢獻自己的血成就牠的戰績。

那傢伙拖著步伐逐漸逼近，當牠緩緩來到離鄆一曼身前至少還有十多公尺遠的地方，突然腳一蹬，她還來不及看清牠的動作，瞬間已衝至她身前。

鄆一曼來不及甩符，驚險閃過牠的衝撞，頓時白光紛飛，兩人一撲一閃，混亂中幾道符打上了牠的身體，牠身形一頓，下一秒卻又繼續朝她撲來。

「哇靠！」她忍不住罵了聲。符對牠沒效？

「見鬼！」她又咒罵一聲。這情形不是沒遇過，但已經是很久以前她還是小菜鳥的時候。現在的她進廢墟，就算不能橫著走，也不可能遇上制不住的殭屍。

難不成這傢伙是變種？

沒時間仔細思考，見一道剛起火光的符被一手甩下，她臉色凝重地抽出隨身的銀刀，準備換個方式動手。這行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她是來賺錢的，可沒打算成為殭屍的食物，腰上還有五萬塊等著她去兌現呢，要是這批做了白工，她下地獄後恐怕還會再自己想辦法爬出來。

又一次近身，她抓住時機，又一道符甩出，銀刀緊跟在符後刺向牠的胸口。

誰知那傢伙竟像能預知般，在符貼上身前猛然一扭，刀刃刺偏，卻還是沒入了牠的胸。

下一秒，她傻住了。

飛舞般的血液由銀刀拔出的地方噴灑而出，溫熱的，鮮紅的，噴灑在她手上，燙得她失聲尖叫，頓時向後跳。

「媽啦！搞什麼？」殭屍噴血了？

有生以來，她頭一回在工作中慌了手腳。

一道倩影扛著一隻蓋著黑布的龐然大物穿過守備哨口。

「大人，辛苦了。」哨站外的衛兵朝她行了個禮。

鄒一曼回以笑容。「辛苦了。」

她身上的東西看起來非常重，令她步伐略微緩慢。

「學長，那人是什麼機構的？扛那什麼東西，要不要檢查一下？」在鄒一曼身後，有個新來的衛兵在前輩耳畔偷偷問。

「也難怪你沒看過。」一名中年老兵悄聲解釋。「這個不是機構，是古門派，叫作符聖師，也就是以前的道士，很少見，不過他們對付殭屍很有一套。」

人類世界自從百年前遭遇一次奇怪的病毒肆虐過後，便出現了這種活死物的詭異玩意兒，東方世界裡管牠們叫作「殭屍」。

在長期與殭屍抗戰的過程，各路行家試盡各種方法，有人搞科技、軍火，有人重拾習武風潮，而有一部分的人則是找回了失傳已久的祕術、術法。

以科技方向發展的被統稱為機構，武學及祕術方向的則分成新、古門派。

符聖師便是古門派其中一支，以修行符術為主。

「你看其他的殭屍者幾乎都是團隊行動，聖師是少部分有能力單獨殭屍的高手，而且很神祕，總之，見到的話盡量恭敬一點。」

「原來是聖師……」菜鳥新兵點頭，卻在一下秒嚥了口口水。「那她扛的那東西……」那坨貼滿符咒、又被鍊子捆起來的東西，不就是……

學長拍了下他的頭。「記住，我們守在這，只要堅守手冊上的注意事項，凡經過哨站沒響警報的就別管，尤其是人越少的團體越要恭敬。」

「是！」小菜鳥被學長一把打醒，急忙將剛才的想法盡數抹去。

就在一堆尊敬及好奇外加畏懼的目光下，鄒一曼吃力地又拖又扛，終於離開了廢墟，將東西給弄回了租屋處。

便宜又沒什麼鄰居的獨棟平房是人口銳減下的產物，她將那大傢伙丟進浴室，先做好符陣等安全措施後，拿起蓮蓬頭替他沖洗。

清水帶走了他身上的髒汙，露出大片皮膚，鄒一曼又拿起刀子劃了他兩下，看著傷口冒出紅色血液，她攢緊眉，可以初步斷定，這傢伙絕對不是殭屍。

殭屍沒有血液。

傷口在她的目光下緩緩癒合，雖然這傢伙傷口的癒合速度快得詭異，但他確實會流血。

這傢伙到底是什麼玩意兒？

浴缸中，那雙暗紅色的豎瞳和她大眼瞪小眼。

這傢伙還有些許意識，卻無法動彈，只能任她擺佈，她不確定他的虛弱是因為人類失血過多的問題，還是被她那把桃妖刺穿的關係。

折中選擇的話，這傢伙可能是半人半屍，但殭屍不會有血，人類的眼睛不是暗紅……這問題繞呀繞的，快把鄆一曼的腦袋撐破了，最後卻還是無解。

「小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打哪來的？」

那雙血瞳直直地瞪著她，連吱也沒吱一聲。

她嘆了口氣。

「反正你肯定不是殭屍，暫時當你是隻小動物吧。」長年在山上長大的鄆同學是很不拘小節的，而且膽子異於常人的大顆，成長過程一路有殭屍陪伴，謹慎歸謹慎，她對這玩意兒可從沒怕過。

她說完便不再糾結這問題，直接動手剝掉他身上僅剩的幾塊爛布，拿著蓮蓬頭替他清洗。

鄆一曼抓了把沐浴乳往他身上搓，將他全身上下搓出泡泡。

「唉……真懷念這種感覺，當初我撿到小黑時就是這麼幫牠洗澡的，牠倒好，在聖山裡吃香喝辣追馬子，生了一窩狗崽子，老娘我年紀輕輕就得為整個堂裡的生計在外奔波……」她邊把大傢伙當成大狗般搓，一邊感嘆。「你會不會看家？如果你像小黑一樣會顧門，我倒是可以包你三餐，不過不能挑食呀！」

那雙紅眼一直盯著她，也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她的碎碎唸，只是一直看著她。

只不過，在她搓到他的重點部位時，他喉嚨發出斷續的氣音，她終於注意到了他的目光，似乎在那雙紅瞳中看到不滿與抗拒。

「怕什麼，我又不會在你這裡劃上兩刀。」她嗤笑一聲。

雖說暫時當他是隻小動物，但這皮囊明顯是個大男人的身體，男人該有的他都有，甚至……

「噴噴噴，果然不是殭屍。」她發出戲謔的笑聲。

在她的搓洗下，那地方還能充血勃起，沒血的殭屍可辦不到這點。

「放輕鬆，廢墟裡一堆內臟跑出來見人的都沒在緊張了，區區一根生殖器，丟了也不會沒命，怕什麼！不過我說……你身材不錯呀，這種尺寸可以給你女朋友幸福哦！有沒有女朋友？哎呀，我忘了你不能說話。」她像個無賴般讚賞的說，卻在那雙血瞳中看見羞憤。

無法動彈的他甚至眉心稍稍拉緊，嘴皮扯動，獠牙若隱若現。

這又是一個非殭屍的認定，殭屍沒靈魂，不會思考，不會出現這種複雜情緒。

鄆一曼壓根不怕這傢伙突然起身反抗，知道普通符咒對他無效，她在第一時間已經取得他的血液另外替他量身訂作專屬的符，有問題絕對能立即制住他。她其實並無惡意，只是覺得好玩，工作那麼多年來，還是頭一回遇上這種不人不屍的玩意兒。

在他疑似屈辱的眼神下，將他徹頭徹尾洗得香噴噴的，他頭髮半長，臉上有些鬍子，她順道替他理了容，露出原本模樣。

將他「打回原形」後，她拿塊大白布包住他，將他拖回房間。「欸，你年紀看起來和我差不多！我十九歲，堂裡的人不是大我個三十歲就是小我半輪，很久沒有同齡的同伴了。」

別看她個頭不大，憑她的力氣，扛起高了她半顆頭的他不成問題，只是這麼忙來忙去的將他丟上床後，她也已經累出一身汗。

站在床邊，工作終於告了個段落，她手叉腰，面對眼前這「成品」心中有滿滿的成就感。

「還有呀，本姑娘不幹白工，不管你是人是鬼了，總之我撿了你，救命之恩不可忘，以後你就肉償吧！」她霸道宣佈。

床上那雙赤紅眼珠彷彿在回應她：老子被妳拖來丟去，捅了幾刀，豆腐吃盡，這是哪門子的鬼救命恩人！

可憐任憑怎麼瞪也勉強只能做些臉部表情的他，在眼前這女人眼中還不完全算個人，當然也就沒有人權，無法抗議的他理所當然的也就抗議無效，只能像個巨型人偶，繼續任人將他身上唯一一塊遮

羞布扒掉，在她犀利的目光下將他身上傷疤檢查過一遍——等同裸體又被放大檢視過一遍——一直到她意思意思地塗了些藥後，終於再度將那塊白布還給他。

「我這只有一張床，不能給你睡，所以這塊布你先頂著用，明天你還沒死的話我再去幫你買衣服，省得浪費。」鄆一曼邊說，邊又將他從床上拖到地板上，在他周遭幾平方公尺佈了符陣，讓他能在範圍裡頭自由活動。

裡頭只有一張椅子，她又丟了些食物、飲水進去。從頭到尾也不管對方聽不聽得懂她的話，反正她覺得他懂，盡到告知義務就足夠了。

符陣內，身上禁制已撤的他明明可以在範圍內活動，她猜他應該餓扁了，但那傢伙被丟進裡頭後沒馬上去碰食物，反倒蓋著那塊白布，背對著她將自己蜷縮起來，彷彿小朋友在鬧脾氣，又像精神受創，拒絕與外界溝通。

鄆一曼在心中嘖嘖稱奇。

這麼人性化？

但，就算他看起來像人比像殭屍多一些，也無法排除這傢伙的危險性。

暫時也只能把他關在裡頭觀察了。

在房間兜了幾圈，想了想，不確定他有沒有生理需求，又丟了個垃圾桶進去讓他權充夜壺後，某人便毫無半點愧疚，沒心沒肺的出門領賞吃大餐去了。

一雙紅瞳張開，隨著光影映照，原本擴張的圓逐漸縮成豎瞳，和一張清秀臉孔近距離互瞪，他的眉心逐漸收緊。

她靠得那麼近做什麼？

「安康。」她喚。

「……」

「安康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再不應，看我怎麼對付你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「安康、安康，永保安康，我給你取這名字多好！聽了也不多應幾聲。」她咕噥著，似乎感嘆這傢伙的不識貨。「醒了？醒了就起來吃藥了。」

「……」他想坐起身，但她壓在他身上。

「幹麼？捨不得起來？」她趴在他身上，完全沒離開的打算。

「……走開。」

「什麼？大聲點？」

「走、開。」

終於聽見他的聲音，鄆一曼笑了，如他所願離開。

他坐起身，拿起一旁準備好的糧食棒，靜靜吃了起來。

鄆一曼坐到一旁椅子上，嘴上啃著一樣的糧食棒，觀察他的一舉一動。

吃完早餐，服了藥，進浴室梳洗完畢後，又回到了原本睡覺的地方坐下。沉默的傢伙彷彿沒感受到那道從沒離開自己的打量目光，拿起堆在地板旁半山高的書，自顧自地看了起來。

規矩，規律，安靜，這傢伙的生活習慣簡直比模範生還模範。

「書看得怎樣？」

「……懂。」

「怎麼個懂法？」這傢伙的話能不能再簡短一點？

「瞭解。」

「我掐死你好不好？」

「……」

嗯，看樣子他真的有在聽。

「抬個頭嘛。」

安康只好不情不願地抬頭，望向那個坐沒坐相的女人——也是他名義上的主人。

「好乖。」她笑了。

任務完成，他又垂下頭繼續看書。

她終於忍不住翻白眼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撿回來的這傢伙，絕對是最有個性的寵物？跟班？嗯……好像都不太對。

這傢伙態度冷淡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，轉眼間，問題就被丟到腦後。鄖一曼像攤爛泥地癱軟在椅子上，繼續觀察目標。

經過一陣子的觀察兼調養，她才知道當初自己撿回來的這玩意兒不是不能說話，而是喉嚨傷了，發不出聲音。還好他識字，也會寫字，經過紙上溝通，花錢再花時間去調養，總算勉強將這傢伙搞得真像個人樣了。

雖然可以說話了，但這傢伙是個悶葫蘆，不喜歡做重點以外的溝通，簡單來說就是拒絕聊天，這麼有個性的生物當然只有人類，偏偏他眼睛依舊血紅，隨著光影變化甚至能呈現貓般的豎瞳，還有可以伸縮的獠牙和指甲……加上他失憶，搞得鄖一曼也無法決定該拿他怎麼辦。

若他還記得自己從何而來，搞不好能把他送回原本的地方去換個萬把塊賞金，偏偏他什麼都不記得。

若他是殭屍，她還能燒了他去換一萬塊，但他明顯是個活人，她的工作從沒有獵活人這項。

可若他是人，她腳一踢，把他踢上大街，任他自生自滅更省事，這麼大一個男人隨便找個苦力活也能活下去。

但若讓人看到他的眼睛、獠牙和指甲，這傢伙恐怕也甭活了，直接讓人當殭屍或妖怪給斃了。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從廢墟搬回來可不是要看著他灰飛煙滅，死在她手上自己還能拿去鑑定換錢，死在別人手上這種事她絕對不允許發生。

「虧我買了那麼多藥和喉糖給你，你終於可以說話了，也不多說點話來聽聽，我真虧！」

安康只好又抬頭覲了她一眼。「便宜貨。」

「什麼？」她揚眉。

「藥是便宜貨。」他道，說完繼續看書。

「哇靠！」鄖一曼直接跳了起來。「你是哪來的大少爺？那藥一顆八十塊的！哪便宜了？」

「便宜。」

鄖一曼直接殺到他面前，強迫這不知米價的大少爺仰頭和她面對面。「八十塊不便宜了，還有二十八塊一顆的，要不是搞不清楚你身體狀況怕吃死你，我才捨不得花這筆！」

安康蹙眉。「二十八塊……假藥。」

鄖一曼差點吐血，想動手掐死他。「你——你家該不會是開藥局的吧？」

安康眼神閃過困惑，一會兒後搖頭。「不知道。」

「噴。」鄖一曼也拿他這情況沒轍。

雖是失憶，但生活常識他全沒少，本來不記得的東西，看過後有些還會想起來，甚至舉一反三，因此她只好去圖書館借了一堆書回來給他看，幫助他回復記憶。

快一個月了，記憶這東西還是難以掌控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這傢伙的知識倒很豐富，搞不好他還真是個大少爺，或是哪間學校出來的高材生，就不曉得他是怎麼變成這副德行的了。

鄖一曼回到床上，慵懶地倒掛在床邊啃著未啃完的糧食棒，腦中繼續思考。

雖然還搞不清這傢伙是怎麼回事，但近半個月來的觀察，加上安康本人的口供比對，可以斷定他是人，只是不曉得為什麼身上出現殭屍的特徵。

他有脾氣，還很有個性。在失憶的情況下他甚至還能思考，知道自己本質上和真正的殭屍不同，他記得他會朝她靠近，除了想搶她身上的食物，還有部分原因便是在賭博。

Crescent